

作家写作家

凌云健笔 意纵横

汤江峰

认识肖凌之先生，是退休后的事。我返聘在一家党建杂志社工作，一天，我习惯性地浏览报纸，凌之先生发表在报上的一篇文章，我一口气读了下去，不觉枯燥乏味。他把有意义的事写得有意思，把一些道理讲得很有味道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于是，我请他撰写一篇党建引领文化建设方面的文章，没有过多的客套，凌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还说，这是他应尽的职责。几天后，杂志邮箱就收到了凌之先生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，写的是文化传承和守正创新。谈到如何铸就新时代湖湘文化的新辉煌，凌之先生用了“红色文化、古色文化、绿色文化”三个关键词来阐述坚定文化自信、坚持走自己的路、赓续三湘历史文化、谱写湖湘文化华章的理念。

文章刊出后，我便将杂志送到他的办公室，凌之先生热情招呼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他平易近人、儒雅敦厚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也许是同龄人，又是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机缘，我俩一见如故，聊得开心。

无意中，聊到我曾读过“有一种……”系列的带有理性思考的散文，每一篇都通过一个主题来解读人生，凌之先生凝神静听着。如《有一种心境，叫淡然》《有一种自由，叫自律》《有一种温暖，叫善良》等等，这些文字如清亮的山溪，沁人心脾；又如天籁之声，直抵心灵。作者叫“石川”，此时，凌之先生微微一笑说，石川就是他的笔名。

与凌之先生交往中，分明能感受到，他是一位有家国情怀、敢担当、又努力精进的人。谈历史、聊文学、论现实都离不开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和热爱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能将这一种理想抱负，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。因而，凌之先生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挤出时间创作，有不少佳构美文见于大报小刊，出版过专著，有好多文章，被广泛转载传播。

凌之先生世代务农，家境贫寒。鲤鱼跳出“农”门前，每天的日子，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，脚踏实地忙耕耘。闲时最大的爱好，就是捧起书本读书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从小自强的凌之先生考上大学，是恢复高考后村上第一个硕士研究生。

如果没有早年乡村的生活成长经历，凌之先生就体会不到社会底层的艰苦，不会形成对生命的终极关怀；如果没有多岗位的历练，凌之先生对世界、对社会，对人生的多维度思考就没有这么深刻透彻。广博的工作和生活阅历，成为他思想的土壤。而爱好读书，则造就了他思想的深度。

一个人有文化使命、精神意识、价值追求，就更能感受到生命的质量和生活的意义。这些年来，凌之先生创作的《人生当有》系列散文作品，之所以得到受众的捧捧和点赞，于受众来说，金句频出，最能触发长久感动，最能唤醒种种回忆，最能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。

记得前年，湖南省文化馆举办“世界读书日”读书分享活动，凌之先生以《有一种风雅，叫读书》为题，分享了人生路上与书结伴、与书为友的感人故事。通过读书，他实现了个人的化茧为蝶，实现了命运的华丽转身，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超越，迎来了广阔的崭新天地。

他动情地说：“一个人一旦把书读多了，读通了，读好了，读出个津津有味，读出个博闻强识，读出个朝气蓬勃，读出个与时俱进，读出个智慧达人，读出个登高望远，即便不想风雅也是真正的风雅样。”

凌之先生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多年职业生涯开阔了视野和胸襟，使得他的散文豪迈大气，又接地气，散发着迷人的泥土芬芳。难怪有人说，有一种美文，叫做凌云健笔意纵横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肖凌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安乡青螺滩。 本版照片均为通讯员 摄

推开窗户，携着湿漉漉水汽的风扑面而来。在晨光的映照下，松滋河泛起细碎的银光，静静地从眼前流淌而过，宛如洞庭湖温柔伸展而来的臂弯。

空气中弥漫着潮润的米香，还混杂着从邻家灶台飘出的酱卤味，桂皮与八角那丝丝辛辣相互交织……隐约间，还能嗅到书页的气息，让人的心瞬间变得柔软起来。

这便是安乡，一半浸泡着关于水的记忆，一半浸染着墨香。

老人们谈及安乡过往，总免不了提及“洪水走廊”。安乡北临长江，南接洞庭。高悬于安乡头顶的松滋河、虎渡河、藕池河长江“三口”水系，一旦决堤，江水将如脱缰野马般汹涌而至，卷走庄稼、房屋，甚至坟冢。每年六七年间，安乡人总是饱受洪灾的困扰，先是如何雷般的水声由远及近灌满双耳，接着浑黄的浪头拍打着门扉。县城仿若漂浮的排筏，东西南北的界限顷刻间消失不见，就连风也匆匆掠过，不敢有片刻停留。

然而，再汹涌的洪水也无法淹没灯火，特别是那盏自北宋便亮起的微弱灯光。两岁时父亲就离世的范仲淹，随继父来到安乡，于书院洲刻苦攻读。他将一碟稀粥划成四份，拌上些许腌菜末，便当作一天的口粮；他连续五年鸡鸣即起，披星戴月地诵读。那盏灯在他心中越燃越旺，竟将八百里洞庭映照成一篇气势磅礴的文章。多年后，他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我总觉得那“忧”字里蕴含着安乡淅沥的夜雨；文章中的“岸芷汀兰”，那芷草与兰花必定生长在书院洲的滩涂之上。后人筑起读书台、种下万株柳树，“书台夜雨”便成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最为动人的胜景。

水患与书香相互交织，让安乡人的日子带着苦涩，却也淬炼出坚韧不拔的性格。小时候，县城三面环水，外出唯有一条颠簸的沙石路。三伏天的渡口，汽车排起长龙，空气被晒得滚烫，人仿佛被困在热锅之中。有人笑道：“在淤泥地上建桥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”可梦想偏偏在此扎根。先人们早已将飞翔的翅膀埋进传说——“天仙拂水”“白鹤横江”，皆是对飞渡沧波的渴望。

直到那年冬天，江心传来轰鸣，第一根桥

水韵安乡

胡国才



安乡珊瑚湖。

桩深深地扎入河床，桥塔好似春笋顶开寒水。三年后，钢铁长虹紧紧挽住两岸。通车那日，人山人海，红绸飘落，白鸽腾空，许多人的泪水比烟花还要滚烫。此后，一座又一座桥梁拔地而起，高速、国道纵横交错，曾经的“孤岛”悄然开

记忆中的浦市赛龙舟

张昌爱

划出一道长长的水痕，浪花在船边翻涌，又迅速合拢，仿佛在为这场千年不息的盛会，默默铺垫序幕。

龙舟点睛，是开赛之前最庄重、最神圣的仪式。几位年长的工匠手持朱砂笔，站在船头。一笔落下，猩红的朱砂点在龙眼之上，原本沉默的木舟仿佛瞬间注入了魂魄，猛然“活”了过来。那一刻，岸边的喧闹不自觉地低了下去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望着这一幕古老而庄严的仪式，心中油然而生敬畏。

浦市龙舟，自有它的来历与传说。

相传屈原投江之后，楚地百姓悲痛不已，纷纷驾舟江上，击鼓招魂，希望能寻回诗人的魂魄。岁月流转，这一习俗代代相传，渐渐演变成端午竞渡。而浦市地处沅水要道，滩多浪急，先民为了在激流中稳住，便造出了沉稳厚重的龙舟，既为追思先贤，也为彰显与自然相搏的勇气。这一赛，便是千年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
三声厚重的鼓点，如同惊雷，滚过江面，震进每个人的心底。

沅水瞬间沸腾。
一支支龙舟破水而出，如同翻涌碧波巨笔，在宽阔的江面上挥毫泼墨。船身飞驰，桨影翻飞，浪花飞溅，天地间只剩下鼓声、桨声、呐喊声，连成一片，气势如虹。

浦市的龙舟，与别处截然不同。
外地多见“半边竹”龙舟，船体轻巧、重心偏

高、吃水浅，适合在平静的河面竞速。而浦市龙舟，被称作“瓦片”龙舟，船身厚重、重心低沉、吃水深，稳稳地扎进水里，任凭风浪起伏，也不易倾覆。

外地龙舟多在平缓无波的水面竞技，比的是速度；而浦市龙舟，要横渡沅江、穿越激流，与险滩恶浪正面相搏，比的是力量、沉稳与勇气。沅水从不温柔，它用急流与暗礁，考验着每一位江上健儿，也锻造出浦市人骨子里的强悍与坚韧。

一艘完整的浦市龙舟，分工严密，各司其职。旗手站在船头，引领方向，气势当先；鼓手居于船中，掌控节奏，一锤定音；艄公守在船尾，稳住船身，把控航向；还有分水、头槽与一众划手，人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这不是一个人的荣光，而是一群人的坚守；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代代相传的规矩与信仰。

从农历五月初五前后龙舟下水，到五月十五大端午才缓缓收舟。整整十天，古镇日日热闹，江面天天沸腾。每个村寨、每个姓氏，都有属于自己的龙舟队，这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竞技，而是关乎一村一寨的脸面、志气与荣耀。

没有人愿意落后，没有人甘心服输。从老人到少年，从男子到妇女，人人心系龙舟，人人为了船队鼓劲。那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集体情怀，是一种无需言说的凝聚力。

每当端午来临，艾草飘香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沅水，想起古镇，想起那一支支破浪前行的龙舟。

天晴了很久，到处都是灰扑扑的。突降甘霖，雨下得并不大，淅淅沥沥，整整一个上午。整个世界仿佛被洗过一样，空气变得格外清新，深吸几口，整个胸腔感到一丝丝清凉。

几个摄影爱好者打来电话，邀我上齐眉界看日出拍云海，信誓旦旦地说，雨后放晴的黎明景致无比壮观：旭日东升，云海翻腾。

经不住壮丽景色的诱惑，雨停了，驱车从怀化北上高速，马底驿出口下，转319国道行驶到南木铺镇边上，拐进通往林场的山路。路两边的松树直耸云天，遮天蔽日，雨后阳光从松枝缝隙中透过，一束束光柱光线照在铺满松针湿漉漉的路面上，光怪陆离的多彩光斑闪来闪去，一股迷人的松香味飘进了车窗，让人神清气爽。车道转了个弯，便到了场部。

下车后映入眼帘的风景让人有点吃惊，四周高山林密，场部坐落在林中深处，几栋两层楼的白灰墙砖房。两只大黄狗摇着毛茸茸的大尾巴，懒懒散散地走着，跟在场长李春华的脚跟后面。庭院边的松树上两只松鼠，竖着比身子还长的像狼毫尖的大尾巴，明目张胆地在树枝上上蹿下跳，时不时朝人看上几眼，眨眨眼睛。

红喙灰头黄背白颈的鸟儿在马路边的灌木丛中，旁若无人地跳来跳去，见人走近，手里拿着糕点馒头什么的，它就会扑棱一声飞到跟前，蹦蹦跳跳地捡吃地上的碎渣。

翌日，天不见亮。李场长就敲响我们的房门，说该出发了，从场部到拍摄点有一锅烟的路程。庭院里的路灯是那种老气的、泛着橘黄的灯泡，像暮气老人的眼神，没精打采、昏昏沉沉。李场长左手拿着半尺长的竹竿竿，黄铜嘴黄铜锅的烟枪，吸一口，烟锅的烟火闪亮一下。

出了庭院，便是很窄的横路，两边碗粗的杂树的枝条，把路的上空搭成穹隆，黝黑的夜色加上密不透风的空气，给人一种压抑感，仿佛在穿越时空隧道。

出了横路，便来到山坳口。前面是层层梯田，上面栽种着半人高的茶树。李场长停下来，把左脚抬到右膝盖上，在鞋底板上磕了磕烟锅里的烟灰，随后用烟枪朝远处指了指几个点，说那是拍云海的最佳取景点。

慢慢地天边有一丝淡淡的光亮，远山的颜色由黑变成深蓝，厚厚的云雾像龙一样一动不动盘卧在几座山头周围，山头仿佛漂浮在平静的大海中，露出几个山顶山尖。不一会儿，霞光在天边露出了脸，远山明亮了许多。

朝霞像小孩一样顽皮，从山的背后一下子跳了出来，笑嘻嘻地露出了半张笑脸。顿时霞光染红了小半边天空。

那个时候，一位摄影爱好者兴奋地大叫：“快看！”

只见远山盘绕的几条巨龙，身型变得越来越灵巧。仿佛上演了一场舞龙灯。朝阳逼着雾龙，雾龙腾着长风，从远方朝我们脚下奔袭而来。

云雾如长河流淌，追波逐浪，波澜壮阔；山头宛如陀螺，在云海里沉浮。万道霞光喷薄而出，巨龙腾云驾雾。

随着霞光越来越强。乳白色的云雾渐渐淡去。整个山山岭岭空明澄清。

回到场部。李场长问：“拍到好东西没有？”

“好得很！好壮观！不虚此行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李场长笑眯眯地说：“风雨之后见彩虹，我们这里平时云雾雾罩，只有大雨后的清晨才能见到像龙一样游走的云海。要想拍到好的片子，必须起得早扛得冷。”

李场长给我们沏上了热茶，趁着热气腾腾品了一小口，淡淡苦涩后留有一丝甘甜回味，一股清香沁人心脾。李场长告诉我们：“这就是刚才看见的茶园的秋茶，常年云雾霞蔚，喝露水长大的，名副其实的云山云雾茶。”

返程下到山脚，再回首延伸到天边的那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，心中生出无限感慨，守护着这片大好河山的“绿肺”，是多么让人骄傲！多么养身养心养眼！

齐眉界的云海

刘美祖

